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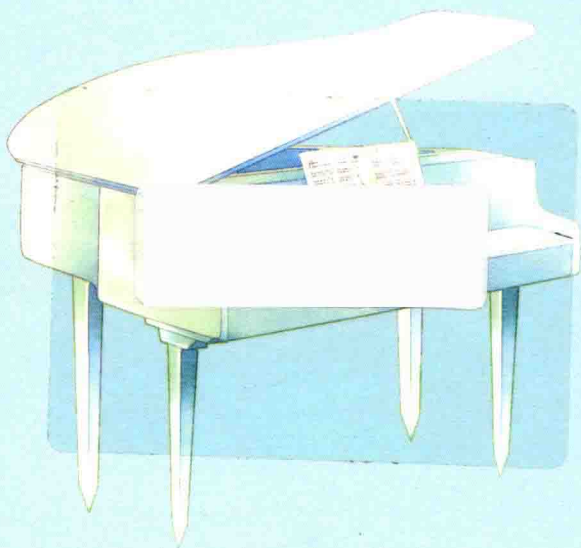
不负时光 不负你

圣妖。作品

上册

一场盛大的逃离，

最终，却还是逃不出你聿尊的世界。



不负时光 ● 不负你

圣妖。作品



青島出版社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不负时光不负你 / 圣妖著. — 青岛: 青岛出版社,
2016.9

ISBN 978-7-5552-4123-2

I. ①不… II. ①圣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135523号

书 名 不负时光不负你

著 者 圣 妖

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

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(266061)

本社网址 <http://www.qdpub.com>

邮购电话 010-85787680-8015 13335059110

0532-85814750(传真) 0532-68068026

责任编辑 那 耘

责任校对 从 婕 陈 静

特约编辑 李文峰 孙小淋

装帧设计 千 千

照 排 梁 霞

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

出版日期 2016年9月第1版 2016年9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16开(700mm×980mm)

印 张 33.5

字 数 450千

书 号 ISBN 978-7-5552-4123-2

定 价 55.00元

编校印装质量、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-68068638

建议陈列类别:畅销·青春小说

CONTENTS

[上]目 | 录

-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|-----|
| 第一章 | 一场笙箫一场梦 | 1 |
| 第二章 | 我是你的一双眼 | 26 |
| 第三章 | 你竟离不开我了 | 53 |
| 第四章 | 类似爱情的甜蜜 | 81 |
| 第五章 | 最美不过聿太太 | 107 |
| 第六章 | 心有间隙心心隔 | 138 |
| 第七章 | 换一种方式伤害 | 161 |
| 第八章 | 一个人尝的寂寞 | 188 |
| 第九章 | 做她的另一只手 | 215 |
| 第十章 | 对他，永不原谅 | 241 |



不 负 时 光 不 负 你

CONTENTS

目 录

第一章	如果可以放手	269
第二章	假如没有爱过你	293
第三章	最美最狠的宿命	322
第四章	偷偷藏起的时间	351
第五章	一个人的孤独症	378
第六章	没有你的世界里	406
第七章	原来我这样爱你	434
第八章	活，要活在一起	465
第九章	如此温柔地亲近	493
第十章	番外之不负时光	519
后 记		528



不 负 时 光 不 负 你



第一章

一场笙箫一场梦

众所周知，聿尊最近又迷上了个女学生。

这就是这个男人的特殊嗜好。

陌笙箫很不喜欢这种感觉，本来传达室门口就有公交站台，可到了星期五这天，公交车压根儿挤不进来，害得她经常要等很长时间。陌笙箫百无聊赖地踢着脚边的石子儿，放眼望去，外面的马路上停满来接送人的好车。其实，华尔音乐学校的很多学生自己有车，所以家长也就干脆撒手不管，这些车子，多数是来接女学生的。

陌笙箫双手插入兜中，掂起脚想看看公交车来了没。这些富商喜欢开着好车到名牌大学或是艺术学校来染指祖国的花苗，仿佛身边的女人越有味，自己的身份也会随之抬高。

呸。

她挑起眉头，一群原始社会的残渣。

她和聿尊的相遇，就是在这个奇暖融融的午后。

车子被堵住了，尽管那跑车能在赛道上畅快飞驰，也抵不过车流的拥挤，男人神色懊恼，茶色墨镜下的剑眸隐约含着不耐。

“尊，一到星期五，我们学校门口就是这样的。”副驾驶座上的苏艾化着精致的淡妆，小鸟依人的模样同往日的嚣张判若两人。

男人没有说什么，文着苍龙文身的左手食指在方向盘上轻轻敲打着，因不耐而抿起的嘴角破坏不了脸部轮廓的性感有型，鼻子坚挺，锋利的眉角被发梢掩住，黑色的短发干净利落，五彩斑斓的阳光斜射在这张古铜色的脸上。他顺着耀眼的光圈望出去，茶色的世界里，陌笙箫就这样突兀地撞了进来。

她翘首以盼。那公交车明明来了，却被堵在后面，喇叭声按得整个校园都能听见，她气恼地狠狠跺了下脚，接个人还明目张胆来学校门口，这些人是想显摆想疯了吧。看了下

时间，估计是要迟到了，陌笙箫其实也习惯了这种速度，改变不了，只能垂着头继续等。

她的穿着很普通，牛仔裤搭配长筒靴，上身是米色风衣，长到膝盖的位置。

就是这样简单的打扮，却巧妙地勾勒出她的身材，聿尊摘下墨镜，陌笙箫并没有化妆，脸上很干净，只修了眉毛，就连眼睫毛都没有涂一下，皮肤白皙，嘴唇红润，倒像是用了润唇膏。

这速度，步行都要来得快些，苏艾趁着聿尊不备，在后视镜中仔细端详着自己的妆容，从上到下。真是完美，脸上的瑕疵被遮掩得一点儿不剩，眼睛也大了整整一圈，

Perfect!

车子终于开始前行，只是依旧慢得令人抓狂，留下几个车轮印，停在了陌笙箫的正前方。

她瞥了一下，苏艾显然也发现了她。

“喂，陌笙箫，又要去做家教吗？”她语气尖酸，充满了幸灾乐祸。

陌笙箫双手插在兜里面，侧着头，圆亮的眸子看向车里的二人，男人长得极好看，女人也不赖。只是聿尊走到哪儿都有傲人的气场，这般看来，便硬生生将苏艾的风情比了下去。

“对啊。你呢，出去玩吗？”

苏艾得意地钩住男人的手臂：“笙箫，你这又是何苦呢，华尔音乐学院的高才生出去卖艺，真是笑死人了。”

聿尊的眼角轻扬了一下，笙箫？

是个好名字。

陌笙箫双手依旧插在兜内，维持着先前的姿势，唇瓣微扬，目光淡然地从苏艾扫向聿尊：“很好笑吗？我只是不若你那样卖得彻底。”

她说这话的时候，表情依然很淡。聿尊有些不耐地敲打着方向盘，眯起的凤眸内，仿佛能看见陌笙箫眼睛里面正张牙舞爪的小兽。虽然她是想掩饰的，但锐利如他，总能发掘出她极力想要压抑住的愤怒，或许，还有那么一股子淡淡的野心及不甘。

苏艾的脸色变得难看起来，只是当着聿尊的面不好发作，她挽住男人的手臂收紧，仿佛这就是种炫耀的资本：“陌笙箫，我们走着瞧吧。”

“怎么还是这么堵？”男人插进来一句话，眉头微皱，眼睛专注地看着前方。他一挑眉，她就清楚地知道聿尊已经在嫌她话多了。

“尊，星期五——”

“下次，你自己过来。”男人冷冷地打断她急于说出口的话，前面的车子好不容易移动了些，聿尊左手撑在车窗上，却懒得动弹，从旁侧抽出一根烟点了起来。

苏艾挂在他手臂上的动作尴尬地僵住，见他的薄唇紧紧地抿起，只能悻悻地靠回副驾驶座上。已是秋天，虽然阳光大把大把地洒下来，但终究不像暖春那么舒服。

陌笙箫在站台边踱了几步，仰头间，就看见一团团不知名的花絮不知道是从哪里飘来的，步姿轻盈，有点儿像乡间的蒲公英，好几簇相拥着从巨大的广告牌上方飘落，她的视线紧随着跟过去，最终，落到了男人精致的额角处。

聿尊仿佛没有发现，交通好不容易疏松了些，他踩着油门就从陌笙箫的眼前离去。一个晃眼，她再望去的时候，只看见了豪华跑车漂亮的车尾。

陌笙箫再回到宿舍的时候，已经是晚上了，坐在电脑前的舒恬见她回来，摘下耳麦：“结束了？”

“嗯。”她累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，倒在床上只想睡觉。

“晚饭吃了没？本来想给你打饭，但想想还是算了，那么好的地方，还能不管饭吗？”舒恬穿着卡通睡衣走到陌笙箫床前。

“嗯。”陌笙箫翻了个身。见她这样，舒恬索性坐了下来：“那个苏艾，今天又没有回来，”她双眼瞟向对面的床铺，“指不定又去哪儿鬼混了。”

“她不回来也是正常的事。”贴着枕头躺了会儿，陌笙箫的肚子实在饿得难受，只得又爬起来随便弄了碗泡面。

由于第二天是周末，所以睡到日上三竿也没有人管，陌笙箫其实早就醒了，只是翻来覆去不愿意起床。

舒恬睡在陌笙箫的斜对面，这会儿正拿着手机玩新下载的游戏。这本来是个令人舒服的早晨，可随着高跟鞋走近的声音传来，原先的平静也被打破了。

“都几点了，你们还在睡呢？”苏艾提着大包小包的东西进来，单单只看外包装，就知道是些只能远观的奢侈品。

陌笙箫并没有搭话，宿舍内的另一人抢先道：“你又买了这么多新衣服？我看看，我看看。”

“喏，要不是出了些新款，我也不想买，衣橱里都塞不下去了。”苏艾回到自己的床前，甩下九公分的高跟鞋，东西已经被李荔接了过去：“哇，这件衣服我在杂志上见过，我看看……啧啧，你也下得去手，贵死人了。”

“反正不是花自己的钱，只要我看上就行了。”

陌笙箫知道想要安静地躺会儿是不可能了，她拿起边上的梳子随意梳了几下，将头发扎在脑后，拿了牙刷刚要走进洗手间，站在门口的苏艾却挡在了她面前：“陌笙箫，你应该已经听说了巴黎音乐节吧？”

她拧眉望向苏艾，不知道她想做什么。

“别再浪费时间了，这次这个机会是我的，就算陶宸出来力保你也没用。你更应该知道，在巴黎音乐节上随便得个奖，今后的金饭碗就任我挑了。”

“我们各凭本事，这个机会是谁的，你说了不算。”

苏艾靠在门口，得意无比：“本事？对，那我们走着瞧。你知道华尔音乐学院最大的赞助商是谁吗？我和你说了是不算，但是决定权在他手里！”

陌笙箫抬起眼，舒恬不屑的声音已经传了过来：“苏艾，那个赞助商想来就是昨天来

接你的男人吧？”

苏艾最看不惯的就是陌笙箫这样的人，人穷，却偏偏一副清高的样子，总以为自己努力了就能改变什么。

走进洗手间，陌笙箫特意将水开得很大。苏艾的话已经说得很清楚了。她掬了一把冷水扑在脸上。为了进这所学校，为了能有个好的未来，她确实吃过很多苦。

哪怕那些都是她自己努力换来的，可在别人眼里，她哪还有什么清白？

巴黎音乐节的事之前就在学校里传得沸沸扬扬，但正式的通知今天才张贴出来，上面说会在校内举行一场竞赛，当然，每位老师均有资格推荐一位学生直接进入决赛。

陌笙箫知道这是个多么好的机会，就像苏艾说的，到时候只要随便拿个奖，回到国内，将来就不愁找不到好的工作。

由于是周末，学校里的人并不是很多，陌笙箫找了半天，最后才在学校的东大楼门口遇上他——陶宸，她的导师，年纪很轻，也不过二十六岁。

“是为了巴黎音乐节的事吧？”

“对，我准备报名参加。”

陶宸转身背对着她，影子斜斜地打在校园内的香樟树上，他似乎有所犹豫，过了许久，才无奈地开口：“算了，笙箫，这次就放弃吧，学校已经内定了人选。”

“是谁？”虽然知道问也是多余，但陌笙箫还是不由得开了口。

“苏艾，是上面指定的，”陶宸转身，视线错过陌笙箫，手里紧握着这次比赛的资料。虽然只是走个形式，但学校方面依旧要搞得像模像样，“等下次吧。”

“下次？还要等三年，到时候我真的还有机会吗？”

陶宸不再说话，他心里比谁都明白，三年后，说不定会有另外一个苏艾出现。这种机会，公平本来就很可笑。

“笙箫，如果你非要参加，我可以推荐你。”

陌笙箫站在冰冷的水泥地面上，摇了摇头：“谢谢陶老师，我自己可以的。”

陌笙箫的琴弹得很好，不像其他人那般干涩空洞。被送入华尔音乐学院的大多数人，都是家里的钱能堆成山那么高，要么就是高干背景，需要让儿女陶冶所谓的情操，这类人恨不能走出去背后还插块“高人一等”的牌子。

所以，在这样的环境下，陌笙箫便显得越发平淡无奇。

那份通知就张贴在橱窗内，这样的比赛，关注的人却并不是很多，陌笙箫站在它正前方，偶尔会有几个同学过来观望，但顶多都是瞅一眼就走了。

“这种机会哪能轮得到我们……”

“就是，说不定早就内定了……”

海报设计得很唯美，黑白键的钢琴仿佛漂浮在蔚蓝色的海面上，她不由得伸出右手，将五指轻放到键面上。

腰部陡地被收紧，陌笙箫一个吃惊，扭过头去，不知男人何时站在了自己身边，他的视线从那张海报上抽回，直勾勾地落到她的脸上：“想参加吗？”

陌笙箫摸不透他的意思，只觉腰部被勒得很紧，她想要挣开，可聿尊的力气显然比她大得多：“也许我可以给你这个机会。”

“你？”

男人的薄唇性感地勾起，黑亮的眸子仿若一下便能洞察她的心，陌笙箫垂下眼帘，望着聿尊钳在她腰际的那只手：“我给不了你什么东西。”

“给我你的人。”他冰冷的语气伴着温热的呼吸就压在她耳边，轻轻吐出的却是这样无遮无拦的话。陌笙箫哪怕再冷静，也不免觉得尴尬，他手掌滚烫，她微微一动，就能感觉到他手指尖轻燃的那簇火苗：“这个代价未免也太大了，不过是个演出机会罢了。”

聿尊抬起手，却是钩起了食指在她脸颊上轻轻刮了一下：“皮肤真好，不愧是学生。”

她没有想到他这样轻佻，至少这还是在学校内，陌笙箫想要拍开他的手，却被男人一手扣住后将它按在了自己结实的腰间：“这样吧，陪我吃顿饭，我给你一个和她公平竞争的机会。”

她深表怀疑，可这确实是个不小的诱惑：“真的？”

不管是真是假，陌笙箫还是跟着聿尊上了车，但他带她去的地方不是吃饭的地儿，而是本市最大的夜总会——暗欲。

这样的环境这样的名字，恰到好处。

一号会所内，服务员依旧维持着下跪的姿势，领班带着几个长相好看的女人进来，她似乎和聿尊十分熟悉：“几天没见到聿少，今儿倒换了个嫩的过来。”

“爵少人呢？”

“老板？你还不知道他？在家陪着老婆孩子呢。”领班将美女们轻推过去，“好好陪着。”

“坐那儿吧。”聿尊随手指了指，并不喜欢身边围绕太多人，而他只喜欢学生妹的这一嗜好，领班自然是心领神会。

陌笙箫第一次来这种地方，一时间局促得不知道将手脚往哪里放，聿尊挨她很近，甚至连沉稳的呼吸声都能听到。

美女们相继过来陪酒，这样的金主谁不想靠上一靠？

“跟了我吧，以后这种日子你想怎么过就怎么过，不用眼红于一个巴黎音乐节，我可以给你更好的生活，至少够你这辈子都不用奋斗了。”聿尊口气平淡，这样的话似乎每天都在说，显得那么流利。

“你想买我？”脱口而出的时候，连陌笙箫自己都不明白她怎么会用了这么个字眼。

聿尊伸出手，带着烟草味的手指钩起她的下巴，胸口洁白的衬衣挣开两个扣子，为他平添了不少靡色：“不用装，我看得出来，好不容易进了这所首屈一指的学校，你还甘心被人压着吗？要知道，三年之后，你就这么出去的话，只能当一名普普通通的音乐老师，

那你这个学就算是白上了。”

“暗欲”这地方，是他特意带陌笙箫过来的，像她这样的学生难免被学校保护得太好，若是看不到社会的现实，她永远只能傻傻地被踩在脚底下，想争夺那一点点可怜的机会却处处碰壁。

服务员已经按照他的吩咐将酒兑好，摆成长长的几排，聿尊松开放在她肩膀上的手，从随身的皮夹内抽出厚厚一叠钱，甩在桌面上：“今儿谁喝得多，这些钱就赏给谁了。”

一号会所内的客人，出手永远是最大方的。

先前进来的几个小姐相互望了望，不消片刻，就纷纷扑到桌前，由于她们穿着统一的服装，跪下的时候，无一例外都露了点。

在这儿，无须遮掩，她们现在的目标都是那一杯杯泛着淡黄色气泡的酒。

饶是平常喝惯了，也禁不住这样的灌法，有人动作太急，当场就呕了出来，嘴巴和脸上都是污秽，丑态百出。聿尊高大的身子窝在真皮沙发内，仿佛是花钱在看一出好戏，他将长腿向后收了收，眼神里全是鄙夷：“滚，出去！”

吐出来的女人很识相，手掌压着胃部，弯起腰走了出去。

看在别人眼里也许会觉得这一幕很好笑，可陌笙箫知道，若不是缺钱，有哪个女人会来这种地方？剩下的几个人还在继续，各个眼睛充血，胸口都是大片大片的酒渍。

“算了，这样喝下去会出事的。”她实在看不过去，像是被人卡住了脖子那样无法呼吸，尽管正在拼命的并不是她。

“那也不关你的事。”聿尊似乎并不想停止，只是将关注点又落在了她的身上，“被人养着没有什么不好，到哪儿都不用自己操心，你这张脸不就年轻那么几年吗，还想怎样？”

说到最后，倒像是她在矫情了。

“我只是不想和你们这种人扯上关系，我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了，高攀不起。”

聿尊修长的双腿交叠：“倒有自知之明。”他的肩头紧紧地挨靠过来，古龙水的味道很淡，若有若无，却真正能撩拨人心，“我这种人？陌笙箫，你应该知道，我看上你是你最大的福气。”

“可是这份福气我承受不起。”

聿尊眼里已经有了愠怒，从没见过这么不知好歹的人。

“聿少……”女人的声音打断过来，“我，我喝完了。”

聿尊头也不抬，视线依旧定格在陌笙箫脸上：“拿了钱出去！”

女人连连点头，紧攥着那叠钱，走出去的时候脚步不稳，好不容易才扶住墙壁打开了门。走廊上灯光乍现，有几道光打过来，将女人狼狈的脸映衬得越发惨白。

聿尊五指在陌笙箫的发上轻抚后，顺着尾丝插入，直到整只手掌固定住她的后脑勺，再将她整张脸拉向自己。两人挨得很近，几乎连鼻子都碰到了一起，聿尊的五官都像是被特意雕琢过。陌笙箫只见他嘴唇动了动，继而吐出两个字来：“吻我。”

由于挨得近，聿尊说这句话的时候，嘴角几乎已经擦到了陌笙箫的嘴巴。

她小脸涨得通红，右手下意识地抵在聿尊胸前，可聿尊并没有给她反悔的机会，头一低，就压了过来。她急忙避开，聿尊恰好吻在她的嘴角，察觉到她这番动作后，就用力咬了下去。

很痛。

聿尊的牙齿还在撕咬，她不得不张开嘴巴，想要让疼痛缓解些，可就是这个动作令他乘虚而入，攻城掠池。陌生的激情几乎淹没了陌笙箫所有的感官，一层薄汗渗出鼻翼，她单手被聿尊控制在手心里，几番迂回后，聿尊退开身：“走。”

说完，他径自拉着陌笙箫的手走出一号会所。

暗欲外，聿尊发动车子后却迟迟不见陌笙箫上来，他任由引擎启动的声音一遍遍响彻夜空，点燃了一支烟后，才下车慢慢踱步来到她跟前。

“时间不早了。”

有点儿冷，她握紧了手掌心：“我自己回去就行了。”

男人挑高了眉头，也看出了她的意图：“你确定要回去？”

他身材健硕，站在她面前的时候，恰好将背后的灯光遮住，聿尊神色阴晴不定，掐着香烟的手指缓缓抬起后抚上她的脸。

陌笙箫不敢动，男人指尖的火星像是吐着红信的毒蛇，随时都有可能张开嘴，一口咬过来。

“你敢耍我？”

“我不敢。”她说的是实话。

“今儿我还真要定你了。”他气定神闲，态度泰然。

陌笙箫动了动下巴，却发现被他扣得很死：“你答应的，只要我陪你吃顿饭，你就给我个公平竞争的机会。”

“你以为自己有多值钱？”

她哑然。男人薄唇微动，再度开口：“你今天不陪我，以后想要的话，可就没有那么简单了。”

他微凉的唇擦过她的耳际，陌笙箫禁不住全身开始颤抖：“我没有得罪你的意思，我以后也不会想要的。”

男人扣住她的手直直地落下去，指尖触及陌笙箫的腰部，掌心贴过去的同时，手腕下移几寸，结实的前胸压迫得她透不过气来。就在她以为他还会有所动作的时候，聿尊却开了口。

“很好，”出乎她的意料，聿尊轻易松了手，“记住你今晚说的话，别让我哪天再提醒你。”

他转身上车，陌笙箫急忙让开。男人发动引擎后并没有再看她一眼，尽管她避让得很快，却还是差点儿被那线条流畅的车身给刮到，情急之下，只得匆忙退后，重重跌坐在

坚硬的地面上。

陌笙箫撑起身，抬眼望去，聿尊的车子早就没了踪影。

尽管苏艾已经放出话来，陌笙箫也知道自己希望渺茫，可她依旧每天都会去琴室练琴。学校对这次的选拔赛很重视，不管是否是形式主义。

偌大的阶梯教室早就布置一新，陌笙箫是第一个进来的，今天，她特意接了个人过来。临近比赛，学生们陆续进入，评委是校方的领导班子，首位处，却有两个位子空着。这般无聊，聿尊本不想来，可想起陌笙箫，他还是拉着南夜爵来了。

阶梯教室内寂然无声，直到贵宾室的门被打开，一前一后出来的两道人影在镁光灯的照耀下瞬间被投射至看台处，平静骤然被击破。

聿尊走在前面，他身着白色的纯手工西服，那份惹眼，走到哪儿都令人不得不折服。

身后的男人，一身同款银色西服，这个颜色很配他，左耳的钻石耳钉熠熠生辉，用“妖魅”二字形容都不为过。

“哇，好帅啊！”

“看后面的男人，真美……”

南夜爵凤目轻眯，一个斜视，眼里的冰冷却令人不寒而栗。靠，谁敢说“美”？

聿尊忍着笑，在首位入座，校领导简单的一番讲话后，选拔赛便开始了。

二人显然并没有将注意力放在表演上，南夜爵倾过身，食指百无聊赖地撑起坚毅的下巴：“尊，你真够无聊，拉上我，是不是看上谁了？”

“没你的份儿，”聿尊将后背靠向身后的椅子，悠闲地搭起一条腿，“你早就有容恩了。”

南夜爵早前也是爱玩的主儿，顺着聿尊的目光，很快便发现了坐在第一排的陌笙箫：“是那个穿白色上衣的？是不是太嫩了？”

男人噙笑，视线落在陌笙箫身上，狭长的眸子弧度逐渐拉开：“我就是喜欢这样的。”

苏艾一曲弹奏完，中间并没有出错，却也没有多大的精彩可言，她起身时不自觉地望向聿尊，却见对方的视线并没有落向她，只得悻悻回到座位上。

“就知道你好这口，”南夜爵笑得一脸痞样，“一看便知没有什么背景，这样的人最容易搞定，你上了没？”

看台那边，紧张的比赛正在进行，而这边，两人却旁若无人地聊着风月。

陌笙箫紧张地握着自己的双手。她有一双天生适合弹钢琴的手，骨骼纤细，手指修长，白皙的手背上，深青色的血管都看得清晰，修剪整齐的指甲圆润光滑，正适合在黑白的琴键上跳动，闭起眼睛，每个音符都仿佛在奔腾。

“陌笙箫！”考官报出她的名字。

她起身，刚要走上前去，却听得一道极为好听的男声传来：“慢着，她就不用了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那名考官并未思索，下意识地脱口而出。

聿尊左手轻撑着侧脸，神态十分自然，整间阶梯教室的人也因他这句话而全将注意力

集中过来。他顿了顿，嘴角抿起后又抚平：“因为，她不够资格，你想她去巴黎丢我们的脸吗？”

“你还没有听过我的表演，怎么知道我会丢你的脸？”陌笙箫极其愤怒。

“不用听，我说是，那就是。”

站起身的考官神色尴尬，几名校领导也凑在一处，小声议论起来。

“陌笙箫，你不用参加了，下一位。”

“不，老师，这样不公平！”陌笙箫想过自己会有可能落选，却没想到聿尊做得这么明目张胆，甚至连试一试的机会都不愿意给她。

“真幼稚。”南夜爵抿了一口桌上的咖啡，轻声嘲弄。她就和当初的容恩一样，还妄想问他们要什么公平。

“下一位！”那名考官再度重复。

学生们议论纷纷，或同情，或幸灾乐祸。

“喂，陌笙箫，上次代表华尔音乐学院出去演奏的机会，是你陪陶老师换来的吧？”

“做了就要承认，要不然这个机会扔到马路上也排不到你啊……”

陌笙箫抬起头，披肩黑发下，是一双沉寂而安静的眼睛。高傲的苏艾披着才烫的卷发，满面挑衅，同桌正弯腰给她缀画指甲，她勾起笑，却带着想要将陌笙箫扒光衣服示众的嘲讽，周围有好事者开始起哄。

“都胡说些什么！”陶宸愤怒起身，就连那名考官都觉得面子挂不住，急忙喝住：“给我安静！下一位，下一位！”

能进华尔音乐学院的人，大部分都有背景，学校方面自然也不敢得罪。

聿尊勾起一抹冷笑，并未言语。

“林娜！”

被报到名字的女生准备上台。

“不，你们给她一次机会，我妹妹真的很努力，她好不容易盼到今天，你们不能这样……”光线不够亮的角落里突然传出一道声音，紧接着，就看见一名女子正着急地想要往前赶，只不过行动实在不便，双手正笨拙地推动轮椅的两个轮子。

“姐，你别过来，小心！”

陌湘思满眼都是委屈的妹妹，手臂使劲用力，却忽略了脚底下的阶梯。

轮椅栽下去的时候，她整个人摔出去老远，只听得砰的一声，有人已经尖叫出声，吓得赶忙从座位上蹦起来。

“姐！”陌笙箫的嗓音犹如被撕裂，脚下颤颤巍巍地跑了过去。

“天哪，吓死我了！”附近的学生退得远远的。

陌湘思双手撑地，额角上由于摔下来的时候磕到桌脚，鲜血正汨汨而下，那笨重的轮椅就砸在她的右腿上，两个轮子因方才的突发状况，依旧在飞速急转。

“姐，姐……”陌笙箫吓得面色煞白，她大步上前，跪倒在湘思身边，弯腰想要将她

搀扶起来。

“笙箫，我没事。”湘思声音虚弱，额头上滴下来的血流过陌笙箫的脸部，滑入颈间。

“姐，你别吓我！快……”她方寸大乱，朝着围观的人群吼道，“快叫救护车！”

有人反应过来，掏出手机想要拨打120。

聿尊颀长的身子来到学校领导跟前，只见他弯腰动了动嘴巴，几人便收拾起东西，先前的那名考官取过麦克风：“今天的比赛就到这儿，都出去吧。”

掏出手机的那名女学生看了看正走来的聿尊，犹豫之下，并没有按下通话键，而是将手机收起后跟着人群向外走去。

陌笙箫几乎怔住，她眼睁睁看着校领导率先从通往贵宾室的大门离开。陶宸趁着嘈杂来到她身边：“别担心，我已经拨打了120，救护车应该马上就会过来。”

“不该管的闲事，最好不要管。”聿尊踩着坚硬的大理石地面步步紧逼。

“笙箫，走。”陶宸扶起边上的轮椅，想要将湘思抱起。阶梯教室这时候基本已经走空了，陌笙箫没有想到还会有人进来，她看着走向聿尊的几个男人，整颗心都跟着悬了起来。

“我不去巴黎了，也不要比赛了，你让我出去……”陌笙箫望着越渐虚弱的姐姐，声嘶力竭。

聿尊却置若罔闻，只是瞅着陶宸：“你走，还是留？”

“她失血过多，你们让开，这样下去会闹出人命的……”陶宸并没有离开的意思。

陌笙箫知道自己遇上了个疯子，她颤抖着双手掏出手机，指尖还未触及按键，就被聿尊一脚踢中，手机飞出去，啪地砸在墙壁上，摔得四分五裂。

若不是自己亲身经历，陌笙箫真不敢相信，这些事居然发生在书香味如此浓郁的学校内。

“笙箫……”陌湘思疼得几乎失去意识，嘴里不断喊着妹妹的名字。

陶宸刚抱起陌湘思，就被两名男子拉扯过去，他手里使不上力，眼看着陌湘思又跌落回去，陌笙箫只得用双手去接住她。

“我看你是过得太安逸，手痒了。”聿尊冷眼看着，选了个就近的位子坐下来，一派悠闲姿态。

陌笙箫惊愕，她没想到会把陶宸扯进来，刚要阻止，一阵凄厉的痛喊就刺入耳中。

陌笙箫已经忘记自己多久没有掉过眼泪了，她以为她的眼泪已经流光了。

可，不是，今天她分明感觉到了滚烫的泪水正从眼眶里面汹涌而出，到了脸上，却无比冰冷。

“陶宸！”

平时陌笙箫就当他亦师亦友，情急之下，唤出了他的名字。

她太清楚，一双手，对弹钢琴的人来说，就等于是他的命。

陶宸咬着牙，极力忍痛，可豆大的汗珠还是将白色毛衣的领口都浸湿了，额前的碎发

紧贴着，五官挤在了一处。

聿尊下手如此之快，根本就没有想过给陌笙箫服软的机会。

她几乎瘫软在地上，眼看着陌湘思流出的血已经漫过她卡其色的长裤，红色部分越来越大，最终沾在她腿上。

聿尊打了个手势，两人架起陶宸，将他拖拽出去。

她想要起身，却扑了个空。

“放我出去，放我出去！”陌笙箫濒临绝望，披散着头发嘶喊。

“尊，我看你这次是要玩出火来。”南夜爵侧身靠着一侧的墙壁，神色不明地摇了摇头。陌笙箫抬起头，这个男人如妖魅一般出色，他开了口，陌笙箫以为他是替自己求情，眸中不由得燃起几许期望。

“救救我……”

兴许，他的朋友不会那么变态。

“我姐姐身体不好，求你救救我……”

她的希望，如今都押注在南夜爵身上。

男人瞥了一眼，凤眸轻眯。求他？当初他掠夺容恩的时候，可丝毫没有手软过。

“妹妹……”南夜爵嘴角轻勾，带着些许揶揄，在陌笙箫期待的目光中，逐渐压下颀长的身子，双目对视之后，一字一句道，“真是天真，不愧还是个学生。话说回来，多大点事儿，你非闹成这样。”

耳边传来聿尊隐忍不住的笑声，陌笙箫目瞪口呆，脸色顿时惨白。

“不陪你们玩了，我得去暗欲一趟。”南夜爵起身，走之前丢下句话来，“这里好歹是学校，动静太大不好，要玩就来暗欲，我给你留着地儿。”说完，便大步走出阶梯教室。

陌笙箫看到门开了一下，然后又合上，重重地，好像是被人反锁上了。

偌大的空间，独留下对峙的二人，以及奄奄一息的陌湘思。

“你还想怎么样？”陌笙箫精疲力尽。

聿尊在椅子上坐了会儿，什么都没说，站起身准备离开。陌笙箫见状，忙闭上嘴，小心翼翼不敢再多说一句，只希望他快点儿离开。

门再度被打开，先前的一名男子走进来：“救护车已经回去了。”

“好，”聿尊迈步向前，“把她们锁起来，我们走！”

陌笙箫眼见他从自己身前擦过，她惊惧悲愤，脸上布满了难以置信的神色：“你这个神经病，你凭什么这么做？疯子！”

聿尊没有逗留，双手插入兜内，嘴角始终噙笑。

陌笙箫再也承受不住，双膝跪地，两手使劲扑出去抱住男人修长有力的右腿：“别……”

她哽咽了，喉咙口犹如被烙铁塞住，再也说不出一个字来。

“想救你姐姐？”

她拼命流着眼泪，拼命点头。

“让我在这儿睡了你。”

男人的话没有丝毫停顿，口气又那么自在，好像都是些平时说惯了的言辞。

躺在地上的陌湘思眼睛睁了睁，她看见陌笙箫的眼神犹豫了一下，继而，抱着男人右腿的手也松懈下去。

不管换了谁，都逃不过这种下意识的犹豫，如此紧锣密鼓，让她连最基本的反应都失去了。

男人别开眼，抽身要走。

“不——”陌笙箫再度扑过去抱住他的腿，“我答应，我答应还不行吗？”

“晚了！”聿尊轻轻用力就将她踢开，等她跌倒后再起身时，聿尊已经走出大门，身后的男人手脚利索地将门给反锁起来。

外面阳光普照，很是舒服。

“半个小时后给她开门，让她来皇裔印象找我。”

“要是她不来呢？”

聿尊抿起嘴角想了下，眼神骤冷，缓缓道：“那就让那个女人流光血。”

男子头也不抬，见惯了他的冷漠：“是。”

陌笙箫好不容易将陌湘思搀扶起来，让她的后背抵着墙壁，实在没有办法，便撕碎了阶梯教室内的一块横幅将陌湘思的额头简单包扎起来：“姐，姐你不要吓我！你等着，我去开门！”

“没用的，笙箫，”陌湘思拉住她的手，“你怎么会得罪那种人？”

陌笙箫强忍着眼泪：“我也不知道。”她将陌湘思的手拿开后起身，“姐，你的腿已经为我变成这样了，我不会让你有事的。”

可那扇门已经锁死，任她怎么敲打，外面的人就是不开。

校园内，来来往往的学生经过，可谁都不敢靠近。舒恬站在走廊上，神色焦急，见那人始终守着没有离开的意思，便拿起手机拨了110。

陌笙箫不知道自己敲了多久，手掌早就发麻，掌心红成一片：“开门，开门！”

当那扇大门真的打开的时候，强烈的阳光直射而来，陌笙箫的眼泪憋不住，再度红了眼睛。男子侧身上前，挡住了那片光亮：“聿少吩咐，让你去皇裔印象找他。”

陌笙箫双手狠狠握成拳。男子不以为意，又说道：“我劝你还是别浪费时间，她这个时候死不了，再拖下去可就说不定了。”

她泛白的双手无力地松开，脸色灰白：“皇裔印象，在哪儿？”

男子说了具体的地址，陌笙箫伸手擦擦眼睛，头也不回地冲了出去。